

中国秘史



文化百科丛书

苏连营 主编

辽海出版社

中国秘史

壹

文化百科丛书

主编 苏连营

辽海出版社



朱幼等阴谋废立，被昱所知，立率卫队拿住了三人，下狱缢死。同谋诸人尽遭杀死。到了后来，宋主昱愈出愈奇。有次至新安寺，偷了一狗，杀狗饮酒。回至宫中，已是大醉。恰巧那天是七月七日，宋主昱便谓侍卫杨玉夫道：“今夜织女渡河，你与朕等候，看见了织女，即须报知，如若不见，明日便杀了你的狗头，再剖你肚皮！”玉夫听了他的醉言，直是又好笑、又好恨。到了夜半，杨玉夫便与杨万年同入殿中，下手谋害。恰在此时，萧道成见宋主昱凶残狂暴，乃密谋废立，欲杀死宋主昱。当下镇军长史萧顺之及道成次子骠骑从事中郎嶷，皆言宋主昱性好游荡，身侧常无侍卫，只要勾结内侍数人，即好伺机下手，甚为容易。道成乃设下宴席，请那校尉王敬则相与结纳，共谋进行。敬则贿通了卫士，令杨玉夫、杨万年得机下手。是夜，杨玉夫、杨万年两人入值，便趁宋主昱酒醉当子，下手行事。两人走近玉床，掀帐看时，宋主昱睡得正浓。杨玉夫便拔了枕旁的防刀，向昱咽喉刺下，立刻了帐。

宋主昱年只十五岁，便自取其祸，遭人谋死。玉夫割了首级，驰向殿门，交与同党陈奉伯，再由奉伯交与王敬则，敬则即至领军府，交与了萧道成。道成见已成事了，即戎服诣殿，伪托王太后的命令，召入袁粲、褚渊、刘秉诸人，商议继立。王敬则却欲拥戴道成为帝，以白纱帽加于道成的头上，被道成喝退。当下袁粲等一个个不敢自作主张，仍听萧道成建议，迎立安成王准。袁、刘、褚三人只得赞成。便备齐法驾，迎入安成王准。由道成宣王太后敕令，命安成王准为帝。准为宋主彧的第三子，为陈昭华取育他王之子抚养，此刻年仅十一。入了朝堂，升殿登座，即皇帝位。改元升明。尊生母陈昭华为皇太妃，授道成为司空，录尚书事，兼骠骑大将军，领南徐州刺史留镇东府；刘秉为尚书令，授中军将军；褚渊加开府仪同三司；袁粲为中书监，出镇石头；杨玉夫等也各有升赏不提。

从此道成兼总军国大权，散布心腹。褚渊本是道成的党人，自是无言。只有尚书令刘秉见道成专政，势成孤立，颇为疑惧。出镇石头的袁粲与出镇荆州的沈攸之，俱因道成跋扈不臣，先后谋事不成，俱遭身死。刘秉也出奔逃命。从此，宫中都是萧氏的心腹了。不久，道成已加封至都督仲外诸军，加官太傅，领扬州牧。未几，又进道成为相国，封为齐公，寻又进为齐王。这都是道成的党人一手包办，哪有宋主准真正的诚意！凡是萧氏的子弟，没有一个不



是重掌大权。一班狐群狗党见大事告成，便再进一步。不多时日，竟逼了那个十三岁的小皇帝宋王准，禅位给齐王萧道成。宋主准自然只有俯首听命的分儿，哪里还敢道个不字，便下了禅位诏。

于是刘宋四世六十年的帝祚，轻轻移到了萧氏手中。那个齐王萧道成得了宋主准的禅位诏儿，还要故意不就，装出一番做作。连上了三表，恳辞不受，一般王公大臣落得买个人情，统向齐王劝进。朝廷又是急不待缓地诏书连下，促令道成受禅。这样的扯扯扭扭了一番，才行了禅位礼。由齐仆射王俭进至宋主准身前，取了玉玺，便由司空褚渊赍奉玉玺，率领百官，奉诣齐宫，将玉玺献与道成。宣读玺书，即请道成登坛受贺，即日登基。正是：

皇宋数终移国祚，受禅此日属齐公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

紫气绕门庭英雄出世 金鳞生躯壳师父知机

话说萧道成篡宋即帝位，在位四年而歿。太子颐继立，在位十一年身死。太孙昭业即位，不满一年，被尚书令萧鸾所杀，立新安王昭文承大统，也是未及一年，又被鸾废为海陵王。鸾自立为帝，在位五年即死。

太子宝卷继立，在位二年，被弟宝融所废。融为帝一年，被梁王萧衍所杀，衍篡齐帝位，建梁朝，齐遂亡。衍在位四十八年而歿，共传四帝，被陈王霸先篡梁为陈。

小子突然的如此写来，阅者定要莫名其妙。为什么萧道成即了帝位，便没有事记，眨眨眼已是换到了第五朝陈帝，究竟何故？待小子报告一下，省得阅者不解。原来小子这部书，本叫隋宫艳史。如今做了二十回，还是老远的记到齐朝开始，要是一朝一朝的宫闱细事记下去，就是做一百回，恐还做不到隋宫。似乎对于这部书的定名已不符实，那倒不是闹玩的。只得开了特别快车，飞也似的跑。略将统系表明，即算交待清楚，还请阅者原谅。

只是记隋宫，先要从隋朝开基起始。隋朝的开国皇帝为杨坚，要表明杨坚的来历，还要将北魏的世系约略表白清楚，总有交代。原来在萧道成篡宋即位的元年，便是北魏主宏的泰和三年，至泰和二十四年，宏歿，太子恪即位十六年，太子诩立，在位十三年。后又分为东西魏，魏共十三主。东魏一主，西魏三主。东魏主被高洋所废，洋即帝位，此为北齐。西魏被宇文觉废王自立，此为北周。北周又吞灭北齐。北周传至末帝名阐，为隋王杨坚所废，自立为帝。坚又灭南陈。至此南北二

朝，尽灭于隋，天下始统一。小子表白即完。便欲将那个吞并南北二朝的隋帝杨坚细细表白。

原来杨坚为汉太尉杨震第八代玄孙，乃弘农华阴人氏。坚六世祖元寿为后魏武川镇司马，即留居武川。坚父杨忠，就是元寿的玄孙。杨忠初本仕魏，后从周太祖宇文泰举兵关西，屡次立功。封至隋公。忠妻吕氏，亦系名门望族。有杨坚的孕时，曾有一个胡尼叫做蕃连布的，到杨第募缘。

吕氏酷信神佛，素来肯施与结缘。蕃连布见了吕氏，便吃惊道：“好一位贵人！”吕氏听了，以为是出家人的逢迎话儿，无非想多得些钱米，便也笑了笑，并不去问她原因。正想给了些钱米，让她走时，蕃连布却道：“小尼与夫人有缘，今天到府，原想化些钱米，此刻却不消了。”吕氏听说，好生诧异，倒禁不住问道：“师太既是来此化缘，此刻怎又不要，却是何故？”蕃连布含笑道：“夫人敢是有孕在身？”吕氏闻言，暗暗惊疑：她怎会知道的！原来此刻吕氏的得胎，还不到三月，外面无从瞧出，蕃连布怎能知道？因此吕氏吃惊道：“正如师太所言。”蕃连布双掌合十道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小尼原说与夫人有缘，便在明年，夫人产了公子，那时小尼再来道喜，还有几语嘱咐。如今小尼要告辞了。”蕃连布话毕，便飘然而去。

吕氏留也留不住她，给与钱米她又不受，又不明明白白的说出所以，倒使吕氏纳闷了几天，过后便也忘怀，不在心上。韶光如驶，已是十月怀胎，却是还不生产，吕氏好不疑讶。直到了十四个月，方始腹痛临盆，产了一个男孩，啼声响亮。最奇怪的在子下的时候，不知从哪里来的紫气，布满庭中。四邻都道紫气东来是表祥瑞，如今杨家生儿，紫气满庭，将来一定不是个常人。

慢言邻众纷传，且说杨忠见妻子生了一个孩子，细看眉目，端的额广颧丰，剑眉虎目，好一副胎貌，自是欢喜。题了一个单名坚字。到了三日，那个胡尼蕃连布竟是来了。吕氏想起前言，不禁深以为神。蕃连布端详了一回小孩子，便对吕氏道：“此孩他日贵不可言，只是不宜留养在此地，恐防发生意外。小尼在去年即对夫人说过与夫人有缘，今当代夫人抚养，以了宿缘。”吕氏因蕃连布言皆有验，故也深信不疑。便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师太拟将此孩安放何处？”蕃连布道：“小庵静水，离此不远，且待夫人过了满月，即请至小庵居住。虽说代夫人抚养，喂乳宿睡，还须夫人自己劳心。”吕氏不禁笑道：“照这般说来，还是妾身抚养，怎说是师太抚养？并且师太道此地不宜留养此孩，怎的师太的静水庵离此甚近，却也相宜了起来，岂不令人难解？”蕃连布道：“在没有断乳之前，当然须夫人亲劳；到了断乳之后，便是小尼的职责。至于不宜留养此地，反宜留养小庵，原也有个缘故，本来不宜泄言，只是夫人不比别个人儿，还可说明给夫人知道。但是再不许讲给第二个人听了！”吕氏见这般郑重，只道：“妾身理会得，绝不向人胡言。”蕃连布便轻轻的道：“去年小尼见了夫人，不是说过一句‘好一个贵人’的话儿？”吕氏点头道：“确有此语。”蕃连布道：“夫人的贵便是应在此子的身上。此子将来大建功业，直要做到一个皇帝。如此若是留养此地，王气笼罩，光冲上霄，若被忌者所见，怎不要发生意外？因此要将他迁住庵中。小尼自能仗佛家法力，拿佛光遮护王气，便不

致妨事了。”吕氏听说，真是又惊又喜。等到满月过后，吕氏便携带了杨坚到静水庵居住。

眨眨眼过了一年，这天正是炎夏六月，流火铄金，好不酷热。到了骄阳斜挂树梢的时候，蕃连布入市去购买零星物件，吕氏却命一个使女，煮了些浴水，在房洗浴即毕。却见那个儿子杨坚，似乎也很热。她便替他脱去了小衫裤儿，将他放到浴盆中洗洗。哪知洗得没多时候，只见杨坚的额上忽然生出两支角儿，雪白的小身体上也隐隐的显出了金鳞。吕氏好不着慌，吓得一失手，将杨坚抛弃在地上，往外就跑。恰巧蕃连布购物回庵，见吕氏惊慌失措，急急问故。吕氏忙将此事告知了蕃连布。蕃连布听了，说声不妙，连忙三脚两步的走进吕氏房中，从地上抱了起来，扶摸杨坚的头儿道：“我儿受惊了，又累你迟做几年皇帝。”这时吕氏也走了进来，再仔细看杨坚时，依旧头儿很平整，先前头上的角儿，不知到了哪里去了。身上依旧是光光滑滑的皮肤，有什么金鳞。吕氏不禁奇异道：“先前明明看得很清楚，又不是眼花，现在怎的角儿、鳞甲都已不见了？”蕃连布道：“并不是夫人眼花，他本人是上的小金龙下降尘世，今天天气闷热，他被夫人在水中洗浴，觉得畅快，不禁渐渐地现出真身。如今被夫人蓦地丢在地下，他受了惊吓，又得迟做几年皇帝了。”吕氏听了，十分懊悔，从此便格外地留心保护。

到两足岁断了乳，杨坚已是呀呀学语，渐能独个儿行走，聪慧异于常儿。藩连布即谓吕氏道：“如今夫人好回家去了，孩子的一切，小尼自能料理。”吕氏深知蕃连布可托，便称谢而归。整顿些家务，隔了十天半月，每到静水庵探视一回。说也奇怪，那个杨坚见了自己的母亲，反不十分亲热，倒对蕃连布有异常的依恋，因此，吕氏更觉放心。杨坚到了五岁，即由蕃连布教他识字读书，学习武艺。真是皇帝英质，天赋独厚，一学便会，一见即知。又肯用心上进，到了十六岁，已是一个文武全才。

那天是八月中秋的晚上，一轮皓月映照在静水庵的庭中，如同白日，杨坚便踏着月光在庭中舞了一回剑儿。却见蕃连布自内走出，他便上前相见，叫了声师父。蕃连布却招他到了内堂，命他坐下。蕃连布自己也坐在蒲团上面，便对杨坚道：“如今你已成丁，明天好回去了。”杨坚听了一惊，以为自己做错了事儿，慌得跪倒在蕃连布面前道：“弟子蒙师父教诲，得益不浅。如今所学未成，师父忽命弟子回去，莫非弟子作错甚事，因此要加驱逐？”蕃连布道：“并非你作错了事。只因我与你的缘分已满，便不能再在一处。明天我也要云游他处去了，至于你的学术本领，虽未十分高深，只要回家以后用心研究，多交明师益友，自能逐渐上进。只有一件事儿，你须牢牢记着：将来风云得意之后，切莫贪恋花枝，自取其祸。”杨坚听了蕃连布的一番话儿，竟是认真地要分离了，不禁凄然下泪道：“师父的嘱咐，弟子当敬记心上，只是不知弟子的结局如何，师父可否见示一二。”蕃连布默然了片刻始道：“你可听着：‘继隋以贵，当张则去’，这八个字儿，便是你将来的结局了。”杨坚听了八个字儿，还是莫名其妙，只得记在心中。

当下一宿无话，到了明天一早，杨坚起身，便不见了蕃连布的踪迹。杨坚不免伤感了一回，便收拾了自己的物件，径回到了家中。禀明了吕氏。吕氏听

说藩连布去了，也嗟叹了一阵。从此杨坚奉母家居，以后随父从军，屡立战功，封至小宫伯。及其父病歿，坚袭隋公爵位。坚妻独孤氏，为前卫公独孤信的女儿，能文多智，亦是一个女中豪杰。在北周建德二年的秋间八月，坚女琤为周太子贇的正妃。后贇即帝位，不久即传位于太子阐，自称天元皇帝。天元登基后姿意淫乐，不免身子受亏，便时进金石药品。他的性子本是躁急，从此益发狂暴，稍不如意即欲动刑。有天皇后杨氏（即杨坚之女）婉言劝谏，即触怒了天元，竟欲将杨氏处死。后母独孤氏闻知大惊，急入宫叩求，天元方始释杨，却道：“有朝要覆灭了汝家！”原来天元素忌他的岳父杨坚，时存杀他之念，只是不能无故杀他。如今在愤怒的时候，便在独孤氏面前泄露出来。独孤氏到了家中，即告知了杨坚。不久，天元卧病，杨坚由其党小御正刘昉矫诏，令隋公杨坚总知中外兵马事。于是诸卫军遵敕行事，悉听坚的节制，兵权尽属坚手。幼主阐居丧不理朝事，一切事儿统由坚一人主持。不久便进爵至隋王，加九锡。他的威权日重，周主的势儿便日削。正是：

臣刚君弱权旁落，国运如斯便是衰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 攀龙附凤功狗受封 柳錡莛娇媚猪邀宠

话说杨坚的威权日重，一般知机识势的大臣便都想做个攀龙附凤的忠臣。私下奉劝隋王，叫他早日取周而代之。独孤氏也谓杨坚道：“到了势成骑虎的时候，还是早定主意为是。”杨坚只是含笑不语。到了大象二年的二月，便由杨坚的功狗庾季才、卢贲、李穆等人，进逼周王阐，要他禅位给隋王杨坚。那个小皇帝宇文阐，当然无力抵抗。杨坚遂应天顺人即了帝位，改国号为隋，追尊生父忠为武元皇帝，庙号太祖。母吕氏为元明皇后，独孤氏为皇后，长子勇为皇太子，余四子亦皆封王：广为晋王、俊为秦王、季为越王、谅为汉王，王子俱为独孤氏所生。又命相国司马高颎为尚书左仆射。颎明敏有大器的格局，善于兵事，更多计略。

当隋王杨坚欲篡国以前，坚知颎能，恐其不肯相附，乃遣杨惠谕意。颎预料坚必成事，即欣然道：“便是隋王的大事不成，我亦不辞灭族。”杨惠返报，坚乃引为司录，为坚谋划甚多。故坚即帝位，便以为心腹。又命相国司录虞庆则为内史监，兼吏部尚书，相国内史下大夫李德材为内史令，典军元胄为左卫将军。胄勇武异于常人，当杨坚为隋王时，周朝的赵王宇文招见坚跋扈不臣，意欲杀坚，便佯邀坚饮；坚亦防招不测，故将酒菜担到赵王府中，一同饮宴，由大将军杨弘、元胄分卫左右。坚与招饮至酣，招佯作醉伏，呕吐狼藉，便欲入后室更衣。元胄见势不佳，即大声谓坚曰：“相府有事，王亦不便久留，请即速归。”招瞋目叱胄道：“我尚欲

与丞相畅饮，汝敢催促！”胄亦恶声道：“王居何心？欲将吾主的侍卫叱出。”招便佯笑道：“我又没什么反心肠，壮士竟加猜疑！”后招又佯称口渴，命胄入厨下取茶。胄只是不去睬他，屹立坚侧，格外留神防卫。未几，忽微闻室后有刀甲的声响，元胄乃拽坚离座道：“相府诸事待理，王怎能久留此间？”胄一边说，一边将坚扯向外跑。赵王宇文招即下座赶来。胄扶坚出门，谓杨弘护坚同走。胄却当门守住，阻住了赵王。王惮胄凶猛，不敢和他抵抗。胄待杨坚去远，他方才回去。杨坚脱险归第，重赏元胄。今又封为左卫将军，以酬其功。另封皇弟邵国公慧为滕王，同安公爽为卫王。复命并州总管申国公李穆为太师，邓国公窦炽为太傅，炽从子、神武公窦毅为定州总管。

毅为周太祖第五女襄阳公主的丈夫。公主生一女，年尚未笄，在闻杨坚篡国时，她恨恨地道：“生不为丈夫身，为吾舅灭叛臣！”毅惊得失色，忙掩其口道：“欲灭我族了！快不要多言。”后此女嫁唐王李渊，得做唐朝的开国太后，真是一个巾帼英雄。隋主又命幽州总管任国公于翼为太尉，金城公赵照为尚书，右仆射汉安公韦世康为礼部尚书，杨上显为度支尚书。雍州牧杨惠为坚的族子，至此也受封为左卫大将军。永康公杨弘系坚之从祖弟，封为右卫大将军。杨智积为蔡王，杨静为赵王，二人俱为坚之从子。贺若弼为吴州总管，韩擒虎为庐州总管，元累山为安州总管，杨素为清河公。素为亡周汾州刺史杨敷的儿子，自幼多才艺，知兵法，他虽对周主声称：“但恐富贵来逼臣，臣无心图富贵。”但实际却热衷利禄。后见隋王杨坚权重，他便依附了杨坚，如今得封为清河公。他日后富贵却也不小，这且不提。

且说隋主封臣即毕，遂降周主闾为介公。惟闾母杨太后，为杨坚的生女，前面书中，早已表过。杨太后对于其父的篡国，深不以为然，辄欲面父争执。坚却愧见其女，又因她年尚少艾，坚便嘱独孤氏劝其改嫁。杨太后抵死不从，至此便又封为乐平公主，任她守节终身。其余周氏诸王，尽行降爵为公。当下便有内史监兼吏部尚书虞庆则劝隋主坚道：“宇文子孙，不宜使之复得封爵，须尽行灭去，免致将来发生后患。”隋主坚本存心剪除宇文遗族，闻及庆则的话儿，正中心怀。又加了高颎、杨惠也附和称善，只有个不识时务的内史令李听林，独持异议道：“今主上初立，宜以仁德布天下，不宜杀戮过重。对于宇文遗族，更应优待。若虑其生变，不妨毋令执权。”隋主坚听了，好生不悦，勃然变色道：“君系书生，不足与语大事。”便令宿卫各军，将宇文氏宗族尽行搜捕，拘禁狱中，一个个勒令自杀。不上几天，又将逊国的介公宇文闾谋死宫中，年仅九龄，因为做了末代的皇帝，便遭惨死。

隋主坚既将宇文氏灭尽，便放开了心肠，安然为帝。整顿国事，肆意刷新，自有一番开国的新气象。只是北朝虽已归并，还有南邦陈朝，兀是依旧存在，与隋朝立于相敌的地位。试想，雄心勃勃的隋主杨坚，怎不欲存心吞并？偏是陈主叔宝又是一个风流天子，荒淫失德。原来陈叔宝为陈主瑱的长子，瑱子嗣很多，共生四十二个孩子，叔宝既是长子，自立为皇太子。及瑱歿，便由叔宝继登大位。皇后沈氏，为望蔡侯沈君理的女儿，端静知礼，寡欲淡泊。因

此，叔宝很不惬意，另纳龚容华、孔宝儿两人为良娣，俱是荣光照人，体态风流。龚容华有一侍婢，随龚入宫，年只十岁，名叫张丽华，原系旧家女，因家败落，被父兄所鬻。生得娇小玲珑，善伺人意。陈主叔宝见她可爱，也甚宝视。过了四五年，更出落得异样风流，妖艳动人。叔宝便迫与淫婢，成就了好事。及叔宝即了帝位，使封丽华为贵妃。龚孔二氏反做贵嫔，也可见叔宝宠幸丽华之深。后来叔宝采选美女，又得王、李、张、薛、袁、何、江七人，一个个俱是芙蓉如面柳如腰，轮流召幸。只是雨露虽承，终不及丽华的深邃主眷。原因丽华生性慧黠，善于献媚，更兼艳冠群芳，才又出众。起初但执掌宫内的事情，后竟干涉朝中的政治。原来叔宝沉迷酒色，辄不临朝视事。所有百官的启事奏本，俱由宦官蔡脱儿、李善度传递进宫。叔宝即拥丽华坐在膝上和她一同披览，共决可否。丽华都能一一裁答，从容处决。叔宝便以丽华所决为本，王公大臣，若有不从内旨，辄遭疏斥。

从此江南陈朝，不知有陈叔宝，但知有张贵妃。朝中一般宵小，便以运动丽华为终南的捷径，所引用的人物，如都官孔范、舍人施文庆、中书舍人沈客卿、太史令阳惠朗、刑法监徐哲、尚书都令史暨慧景，俱是逢迎主意，独善谄谀，又会收刮民脂民膏，供给内府。叔宝正因大兴土木，在临光殿前建造临春、结绮、望春三阁，穷极奢华，供亿浩繁，有了这般理财大臣替他聚敛，怎不欢悦，更加重任。只是民穷财尽，怨声载道。叔宝深处宫中，哪里会知道，依旧是荒淫酒色。

这消息传到了隋主杨坚的耳中，雄心陡起，便欲兴兵伐陈，即与高颍商议如何陈取的计划。颍道：“江北因天时地气的关系，收成较晚，江南得水于利，田禾早成。待彼将近收获的时候，我国即虚调兵马，扬言袭陈。彼必屯兵守御，妨其农时。彼既聚甲候战，我兵止戈不前。一连几天延续，陈国必以我虚声恫吓，后再集兵，便疏防御，我兵乃乘隙渡江，登陆而战。更密遣间谍，纵火焚其储粮的所在。因江南土薄，建筑都为茅竹一类的东西，储食于中，易于着火。待彼焚而复筑，更纵火焚之。不出数年，彼财力都尽了，始召集众军，直下建康，当使彼国君臣一如瓮中之鳖，手到擒拿，收其版图了。”隋主坚听了高颍的计儿，如法炮制，陈人大困。陈王叔宝还是深居宫中，恣意声色，不闻外事。中书舍人傅纬上表切谏，有“远女子小人”之语，致触怒了张贵妃、孔范等人，便内外结合，潜纬的过恶。叔宝即将傅纬杀死，从此朝中更无一人敢发正言了。

且说隋主杨坚，此时正大造战船，整顿甲兵。一般群下请隋主稍秘，使陈不至有备。隋主道：“吾将显行天诛，惩彼淫暴，以拯江南人民于水火之中。彼若能惧知改，我也不去诛求了。”那时陈朝的妖象日出，朝野譁言。叔宝也有所闻，不思改刷国事，反卖身佛寺，自愿为奴，作为祈禳。张贵妃本来迷信鬼神，至此益发有所托词，竟在宫中设立淫祠，召集妖巫，禳福消灾，日夜鬼混。

又是一年，春回大地，叔宝也不知作的什么打算，一面遣散骑常侍袁稚聘隋联络；一面又遣散骑常侍周罗睺出兵峡口，侵隋峡州。隋主见陈国擅自动兵，便决计发兵征陈。即命晋王广为淮南行省尚书令，告诸太庙，授以黄钺，秉节南征，军出六合。又令秦王俊为行军元帅，出军襄阳。清河公杨素也为行军元帅，出兵永安。

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军庐州，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军广陵。共起总管九十人，兵士五十一万八千人，统受晋王广的节制。旌旗舟楫，横亘江上，竟至数十里。又授左仆射高颍为晋王元帅府长史，右仆射王韶为司马，一切疑难军事，俱取决于二人。秦王俊屯军汉口，节制上流。陈廷闻隋兵大举南下，便令散骑常侍周罗睺都督巴峡沿江诸守军，抵御隋师。这时隋廷的各路军兵，纷纷渡江出发。韩擒虎自庐州渡横江，何若弼自广陵引济江。清河公杨素率领二十万水师直向三峡，乘流而下，舟舰蔽江，旌甲耀目。陈朝的沿江镇戍，相继急报奏闻，都被中书舍人施文庆、沈客卿两人勒下，抑不上闻。那杨素的水师，已是到了流头滩。正是：

知军已临心腹地，心腹偏将敌势庶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 统一朔南朝俘太庙 混淆黑白夺嫡深宫

话说杨素水师到了流头滩，过去一程，便是地形险峭的狼尾滩。有陈廷大将戚昕带了战船扼守。杨素便在晚间偃旗息鼓，柔橹轻桨，突然冲入了守军船队里。陈军不战自乱，弃滩溃逃。杨素顺流而下，沿江诸戍相继失守。陈廷所恃的长江天险至此已落隋军之手。既而隋将韩擒虎自横江渡采石。采石势险，易守难攻。只因守采石的军将皆因新春酒醉，无人防守，韩擒虎便乘夜克了采石。不费丝毫之力，乘势取姑孰，自南道进攻。这时吴州总管贺若弼，也取了京口，自北道进攻。晋王广又遣总管杜彦，率军助擒虎进驻新林。陈廷方始大惊，施文庆等才奏闻叔宝。叔宝好不着慌，发兵遣将，分头抵敌。已是军心涣散，望风败走。陈将任忠降了韩擒虎，从石子岗引进了朱雀门，台城守兵走散尽净。韩擒虎率了众军杀入宫殿，搜寻叔宝。后来在景阳井中，将他由索拽上，竟得三人。还有两个人，便是孔宝儿与张丽华，即监禁在德教殿上。这时贺若弼也乘胜到了乐游苑，杀入宫殿。闻得叔宝已被擒虎所获，失去了头功，好生不快，急至德教殿上，逼令叔宝写一纸降书给他，得回去报功。叔宝正想提笔写时，晋王广已命长史高颍，入建康料理善后事宜，收执了叔宝等人。颍子德弘也奉了晋王广的令，自后踵至，命颍留下张丽华颍勃然道：“昔太公蒙面以斩妲己，此种妖姬，为灭陈祸水，岂可更留人世？”即命人牵出斩之。这时晋王广也启节入建康。闻悉高颍杀了张丽华，不禁愤愤的道：“昔人云，无德不报。我必有以报高公！”从此便隐恨高颍不提。

且说晋王进了城中，与颍相见，依旧声色不露。随即慰劳军士，安抚百姓。将蔽主害民的施文庆、沈客卿、暨慧景、徐哲五个人一并拿获，斩了首级示众。一面遂收图籍，封府库。所有金帛珍玩，广皆不取。作为沽名钓誉，笼络人心。果然军民人等竞道晋王贤德，不知已坠入了他的计中。这时陈水军都督周罗睺，与郢州刺

史苟法尚犹坚守江夏，致秦王俊所督三十六总管及水陆十余万兵丁，屯驻汉口不得前进。另有陈荆州刺史陈慧纪，遣内史吕忠肃进兵据守巫峡，凿岩系链，锁住了上流，堵遏隋师。经杨素率兵与忠肃奋战，击退了忠肃守兵，乘势进攻。于是巴陵以东亦尽为隋有。偏是陈晋王叔文与巴州刺史毕宝等，俱向秦王请降，陈慧纪与周罗睺诸将士遂皆降隋。秦王又下了湘州，平岭南，陈地乃尽入隋朝。计得州三十，郡一百，县四百，陈国遂亡。晋王广与高颎、王韶将一切善后事宜办理就绪，乃奏凯还朝。所有陈叔宝以下后妃子女、公卿大臣一并带归，水陆并进，浩浩荡荡振旅回师。一路上歌功颂德，尽道晋王英明。到了骊山，早有隋主坚亲来慰劳。父子君臣相见，自有一番说不尽的欢欣。旋即师入长安，献俘太庙。将一个荒淫失国的陈叔宝首先献进，依次以将相、乘舆服御、天文图籍一一继进。由晋王广、秦王俊献告如仪，礼毕入朝。隋主坚即晋授晋王广为太尉，封杨素为越国公，贺若弼为宋国公，韩擒虎为上柱国，高颎进爵齐王。余人亦各有封赏不提。

陈叔宝留寓隋都，隋主待遇尚优，不时引见，赐予衣食。惟宫人姊妹，俱被没入隋宫。叔宝共有三姊一妹，由隋主赐与杨素，一妹赐与贺若弼。最小的一妹，却生得黛绿双蛾，鸦黄半额，腰肢如柳，须发似墨，幽妍清倩，依稀似赵国西施，婉转轻盈，绝胜那赵家飞燕，艳冶销魂，容光夺魄，真是“回头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”。的确是绝世美人儿，便没入宫中，即是将来造成轩然大波的宣华夫人。这时暂且将她丢下，入后再表。

过了几日，隋主命秦王俊为扬州总管，都督四十四州军事，便出镇广陵。晋王广镇并州。至是南北统一，朝野清平，别有一番升平气象。隋主方令武夫子弟一体学经，修文偃武。重用齐王高颎、广平王左卫大将军杨雄、太子少保兼纳言度支尚书邳公苏威、上柱国虞庆则，时人号称隋宫四贵。帝后独孤氏每当隋主临朝，她必与并辇而进，至阁乃止。又密遣宦官、待察朝政，如有所失，报与后知。待主退朝后，她必婉言进谏，十从八九。后之贤慧却也过人，隋主自是宠爱。只有一件事儿，也为后的歹处，便是生性绝妒，不容隋主二色，至于要主相誓，后日不得有异生子。因此后宫佳丽，隋主从不沾染，守后信约。独有太子杨勇，他却内宠独多。内有四人，俱得太子嬖幸，一个是高良娣，生得轻盈娇小，柔若无骨；一个是王良媛，雪作肤儿月作貌，花样芳



菲柳样腰；一个是成姬，双瞳点水，一握莲钩；尚有最美的一个，便是云昭训，真是天仙化人，艳冠三美，更得太子欢心。偏与嫡妃元氏却不大合得来，故时有四美轮流当夕，元妃难沾雨露，便只闻诸姬产子，不闻元妃生儿。独孤皇后是一个善妒的人儿，平日王宫的姬人怀孕产子，她尚要愤愤不平，劝隋主惩戒，如今自己的儿子却连一接二报道姬人生子，独不闻元妃产孩，明明是宠姬疏妻，怎不教满怀尽醋的独孤后生愤！每当太子勇入宫见后，必面现怒色。本来隋主坚对于太子尚加信任，每使参决政事，时有损益，帝皆纳之，是时却也见而不悦，这无非是独孤氏的影响有以致如此。

偏是那年冬至，百官皆到太子宫中称贺，太子便张乐受贺。独孤后探知了，便进言隋主道：“太子勇率性任意，性多乖张，今日冬至，百官循例进宫，彼乃张乐受贺。圣上尚须切戒他一番才好。”隋主当然不快，特手缮敕诏下与群臣，此后不得擅贺东宫。从此隋主对于太子渐加猜忌，宠爱都消了。也是太子勇的晦气，好好一个元妃，患了心痛的病儿，不到两天便即死去。独孤后闻知，还当作太子有意谋害嫡妃，越发不平。便隐怀废嫡的念儿，日使宦官伺察太子短处，俟其有了重大过失，便欲请隋主将他废去，改晋王广为太子。原来晋王广早有深心，意图夺嫡，处处沽名钓誉，市恩结纳。又默察隋主与独孤后的情性，一味迎合。与王妃萧妃日日同居，如胶似漆。后宫虽有姬人，若有孕产儿，便悄悄地瞒过，只说没有生养。有天隋主坚与独孤后同临晋王府第，广便将后宫美姬尽行藏过。隋主与后入内，只见几个又老又丑的宫女充当侍役，身上所穿的衣服全是缦绿不华。广与萧妃也是只服布素。一切陈设更是因陋就简。诸般乐器，一任尘堆垢积，望上去便知道已是久不动用了。隋主素性节俭，最恨奢华，今见广能如此，当然惬意。便是独孤后见晋王室无美姬，只有丑妇，与妃又相爱好，自然便是心欢。又兼晋王夫妇依依左右，曲尽孝道，早把一双隋主隋后迷得心满意足。从此夫妻两人特爱晋王，异于诸子。有时隋主与独孤后另遣亲信左右至晋王府第探视，广不论来使的贵贱必与萧妃亲自接入，盛宴款待，殷勤劝酒，更以金珠相馈，临行又亲送出第。这般做作，来使回宫报命，哪有不说好话的人儿，一个个异口同声，都道晋王贤孝。

隋主与独孤后更是心爱晋王。隋主又密遣相士来和暗相诸子，评判谁为最佳。晋王广早已知消息，便以重礼馈来和。越日来和复旨，谓隋主道：“五王之中，惟晋王眉骨隆起，此为大贵之徵，四王不能相及。”隋主也默志于怀。隋主又私询上仪同三司韦鼎道：“诸王谁能当得大任足以嗣立？”偏那韦鼎又是晋王的党人，便含笑着道：“至尊皇后最爱何人？便使嗣统，余非臣下所知。”隋主便也含笑不语。

独孤后既不悦太子勇，便时在隋主面前微露意旨，欲以晋王立为太子。隋主因太子一时无甚大过，心中虽欲立晋王，也还难于发动。在这次太子勇死去嫡妃元氏的当子，晋王调镇扬州才及半载，便表请入觐。隋主与独孤后正欲见此佳儿，便即有旨允准。晋王广即回都觐见，慎言庄容，端肃安详。对于一般朝臣更是格外谦和，恭而有礼。宫廷内外，莫不同声称德。到了辞行还镇的那天，广入宫别母，见了独孤皇后，依依膝下，亲密非常，谈了多时，已是天色垂暮，将要出宫。独孤皇后只见他欲行又止，欲言不言，另有一番神情，好生诧异，便问他原因。广更是神

色惨淡，似有难言的苦衷。独孤皇后便屏退了左右宫女，复低询何故。广始伏地泣诉道：“臣儿生性愚蠢，向来不知忌讳，一自出镇广陵，时常怀念双亲，所以未及二旬，即上表请朝。原思一见父皇与母后，藉聆慈训，哪知触忌了长兄。”独孤皇后闻广提及太子勇，便道：“他敢怎么样？”广惶恐道：“他竟疑忌臣儿，谓儿觊觎名器，意欲加害，臣儿因此惶恐。念臣儿远列外藩，东宫日侍左右，或谗言见加，皇父容或难辩。一旦赐臣尺帛或给杯鸩，臣儿实不知身死何所。恐从此一别，便不能再见慈颜了。”晋王言毕，涕泪纵横，呜咽不止。

独孤皇后好生怜惜，便愤然道：“睨地伐（太子杨勇小名）却也荒荡。我替他娶的元氏女，向来身体健全，竟会一旦暴亡，他却毫不悲伤，反与妖姬云氏等淫乐。我也疑惑元氏被他所害，只是暂时容见，未向穷后。现在他却越发狂妄，竟欲加害于你。我尚在世，他已是如此，往后真不堪设想了。”独孤皇后说到此时，也已泫然泣下。广便佯作劝慰道：“臣儿自是不肖，未能感化长兄，反使母后因此伤感，岂不是臣儿罪戾！”独孤皇后沉吟了半晌，始恨恨谓晋王道：“汝尽管放心，还镇扬州，我自有处置，绝不使我儿惨死。”晋王闻言，心头暗喜。惟依旧作了惨容，拜别而去。从此独孤皇后废嫡的心肠更是坚决。不道此时的隋主，却做了一件风流事儿，险致多年的伉俪夫妻闹至决裂。正是：

闲花野草休沾染，莫忘当年枕上盟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 风送梅香路入天台 月移花影梦绕巫山

初春的景色，自有一种感人的能力。绿芊芊的芳草，春风吹又生了。碧丝丝的垂杨，露出春来的消息了。大地上布满了生气，蓬蓬勃勃，都展示愉快的形色。丛生境遇，原是随了环境改移，在安乐环境中的隋主杨坚，自从仁寿宫筑成之后，他也渐渐地改移了秉性，系情酒色，役志纷华了。其实隋主本不是生性不二色的圣人。在隋基曾固定的当子，筹划纡思、经营艰难的环境中，自然不能陶情作乐。到了如今，总算在太平的环境中了，他未免蠢然思动，慕色心生。只是奇妒的独孤皇后，将他当作了禁脔，从不容别个的她，分一杯羹去。因此缘故，隋宫里面，虽是美女如云，各是芳菲，隋主只能空望着咽唾，终不能够让他开怀一下。那是人生何等难堪的事情！只是机会来时，也是推不开的。

这天的独孤皇后只因受了些感冒，便小病卧床，在宫中调养。隋主得了一线的隙缝，他便悄悄地带了两名内侍，踱入了仁寿宫。这所仁寿宫，原是隋主命杨素督造的。杨素却保举了他的私人宇文恺、封德彝，作了土木监。两个人儿，原是一双的小人。受了委托，尖刻的监督工人，可怜在一所崇台杰阁、美沼良园的仁寿宫内

面，埋葬了数千个工人性命，都因身疲力尽而死。当时隋主也道造得太觉奢华，切责杨素，素惶恐非常。封德彝便献计与素，遣人密启独孤皇后道：“历代皇帝，全有离宫别馆，今天下升平，物阜民康，建造一宫，哪能道费。圣上惑于人言，将加重谴，敢恳皇后，为臣转圜，臣实感激无量了。”独孤皇后素重杨素，当下便谓来使道：“归覆汝主，尽可放心，哀家自能作主。”来使覆命杨素，素尚是惴惴不安。果然独孤皇后游幸了仁寿宫，便召入杨素道：“汝实忠诚可嘉，知我夫妇年老，余年应乐，乃盛饰华妆，建成此宫，俾我老夫妇娱悦，公真圣上的忠臣了！”隋主见皇后心欢，便心释然。杨素叩头称谢。独孤后更替素申请，得了重赏。素因感德彝的设策，便乘间启奏道：“老臣无功可赏，监役动劳，当推封德彝为第一。”独孤后道：“德彝另有封赏，公毋须让赐。”素始谢赐而退。不多时日，即有诏擢德彝为内史舍人。这是仁寿宫建成后的事实，小子不得不表白清楚。

且说隋主坚，偷得余暇，到了仁寿宫中，眼见宜人春景，逗起了一团春意。便也无心赏什么异草奇花，清幽景色，只顾向一般才人世妇、婕妤宫娥队里看去。想寻出一个绝世的妙人，和她亲热亲热。哪知一般人中，虽是一个个锦装绣裹，珠围翠绕，可是要是拣一个艳而不俗、别具丰姿的美人，却一时觅她不到。不是桃花嫌红，便是李花觉淡。隋主好不纳闷，便信步的走去。行行重行行，觉得一阵阵的清香，随风送至。隋主便问相随的小内侍道：“你们可闻到香味怎得这般清爽！”小内侍道：“前面便是梅花别苑，今年春暖，谅是梅花开了，故随风散出了清香。”隋主点头道：“准定是了，我们便到那里去玩上一回。赏赏梅花倒也甚好。”

隋主一面说，一面走，已是走近了梅苑，清香越发地足了，不由得隋主的精神一振。哪知望到了梅花丛里，只见了一个宫娥装束的人儿，背面立着，俏身材不长不短，乌黑的云发披覆螭蛱，隐隐露出了雪白的皮肤。隋主不禁暗喝了一声采。这个宫女，背景生得这般俏丽，面容谅也不恶。正是思索的当子，那个宫女，已是盈盈地回过娇躯，和隋主打过照面，两人都吃了一惊。隋主的吃惊，是惊得魂灵儿飞上了九霄云。宫中原有妙人藏着，像这个宫女，生得亭亭如出水莲花，花输人艳；袅袅似当风杨柳，柳少腰柔；目胜秋水清澈，口若樱桃娇小。说不尽千般艳态，描不完万种风流。怎不叫隋主吃惊！那宫女的吃了一惊，却因蓦睹天颜，不免慌张。只见她莲步轻移，走出了梅花丛中，行到隋主面前，垂柳般拜倒，磕了一个头儿，才袅袅起立，垂着罗袖，站在一边，隋主早已神迷意荡，便含笑问道：“你在几时进宫，朕却没见你承应过一回？”那个宫女见问，便曼声答道：“贱婢入宫时，即蒙娘娘发在此地梅花苑，不准擅自出入，故未承应圣上。”隋主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只是你为哪一家的女儿，却没入了朕宫？”那宫女便又跪下道：“贱婢为尉迟迥的孙女。”

原来尉迟迥为周廷的蜀国公，亦宇文氏的勋戚。杨坚欲篡周的当子，尉迟迥方为相州总管。坚因他位望素重，或不赞同于彼，乃诏令尉迟迥回都，另委上柱国韦孝宽为相州总管。迥知杨坚逆谋，便不肯应召，乃遣人加害孝宽。幸孝宽知机得早，竟得脱身逃回。坚即暗暗致书与相州刺史晋昶，得机图迥；而迥亦察悉，即将晋昶杀死。迥便起兵讨坚，责其挟持幼主，逆迹昭彰。于是

卫、黎、洛、贝、赵、冀、沧、瀛各州，俱与迥联络。杨坚闻知，即以韦孝宽为行军元帅，梁士彦、元谐、宇文忻、宇文述、崔弘度、杨素、李询七总管率关中士卒，往击尉迟迥，大败之，迥即自刎身亡。迥家之妇女，尽皆没入了禁中。那个宫女，便是尉迟迥的最幼孙女，叫做尉迟贞，年才二八。小子欲让阅者明白尉迟贞的来历，故便表出。

当下隋主闻听为尉迟迥的孙女，念她也是忠良后裔，便谕令起立道：“你可知道娘娘为什么不让你擅自出入？”尉迟贞道：“也许娘娘因贱婢年幼无知，若使承应圣上，恐愚鲁不灵，触怒了圣上，反为不美，故将贱婢拨在此地的。”

隋主此时，已是忘形。听了尉迟贞的话儿，不禁摇头笑道：“错了错了！娘娘哪有这般好意，原因你生得如花似玉，太也美丽了，深恐一旦令你承应朕躬，或致朕躬宠你。她为了预防起见，便不准你擅自出入了。今日娘娘不在，却有朕躬在此，便与你出出入入，也是不妨。”尉迟贞见隋主话儿挑动，已是红飞双颊，与斜挂的夕阳争红，好不媚美。

这时相随隋主的两个小内侍，见隋主野心勃勃，要是弄出了尴尬事情，给醋皇后知道了，他们两个人也要受处分，便暗使了一个眼色，一同谓隋主道：“天色垂晚，请圣上回宫进膳。”隋主道：“朕躬尚须月下赏梅花，领略疏影横枝、暗香浮动的风光，你们可将酒菜送至苑内便了。”两个小内侍，明知隋主饰词，只得唯唯称是，自去安排酒菜。隋主便走近尉迟贞身前，携了她的柔荑，笑道：“若教错过了今日良辰，确是可惜，你尽放下心事，随朕玩去。”隋主说着，便与她携手而行。尉迟贞怯生生地随了隋主，不胜娇羞，益发动人怜惜。缓踏芳草，徐穿花径，两个人在梅苑周围闲游了一回。小内侍已是在梅苑里面安排好了酒席，便来相请。隋主即与尉迟贞入苑。

那个梅花别苑里面，一切阵式都是梅花式样，清幽绝俗，好一所住处。隋主笑对尉迟贞道：“此间原配你承值，冰肌玉骨，不愧为梅花苑主人。”尉迟贞忙道：“贱婢蒲柳之质，怎堪与梅花比妍？”隋主道：“你也不用过谦，依朕看来，梅花却不敢与你比妍，尚须逊你三分芳菲。”隋主坐下了席前，尉迟贞便侍立斟酒。隋主怎生忍得让她站立，便指了一只梅花式的小圆椅儿，命小内侍搬将过来，放在宴前右角上，便对尉迟贞道：“你且坐下，陪朕躬饮酒。”尉迟贞不依道：“贱婢怎能就座，岂不失仪该死。”隋主笑道：“此间不是朝廷殿上，也不是宫中正室，你尽坐无妨，还顾什么仪节？并且你是承值此间的人，犹如主人一般。朕是来玩的人，原是个客，岂有主人不陪客的礼儿！”尉迟贞听了隋主的话儿，不禁低鬟一笑，仍旧没有坐下。隋主即伸过手儿，扯住她的衣袖，使劲一拽，尉迟贞站立不稳，便跌入了隋主怀中。隋主笑道：“你依朕不依朕？”尉迟贞娇滴滴地道：“圣上有命，贱婢怎敢不依？”隋主便放她起立，她才在小圆椅上坐下，陪了隋主饮酒。

隋主见两个小内侍，兀是像石狮子般对立着，有些碍眼。隋主即面色一沉道：“此间不用你们侍候，快与朕出去！不闻朕的传唤，不准擅自入内。”两个小内侍，便趑了出去。到了苑门外面，各各扮了一个鬼脸。一个便道：“我看今夕圣上定是不回宫的了，闹出事来，你我两个，吃不了兜着走。还不如悄悄地回去，在醋皇后

前报告一声，包有赏赐到手。”一个听了摇头道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！给那个醋后知道了。圣上原是要不要紧，可害了梅花苑的尉迟贞姑娘，准是一百个惨死，你肯忍心？使这般美人儿惨死不成！横竖今天醋后卧病，圣上难得一宵半夜，睡在外面，谅也不妨，我们又何必搬弄什么是非！”那一个听说，便也息了通风的念儿。

不题两个小内侍守在门外，且说苑里的情形。这时月移梅影，风送暗香来。隋主破题儿第一遭，持酒对美人，兴趣格外地浓厚。那个尉迟贞，本是一个年幼识浅的小女子，见隋主有意宠她，便也殷勤献媚。两个人你一杯，我一盅，不住地喝着。尉迟贞原是量浅，早是玉颜半酡，醉眼惺松，一副媚态，更是动人。隋主洒落欢肠，眼饱秀色，怎不要动情！便含笑对尉迟贞道：“你这般媚娇，花好及时的当子，谁肯忍你寂寞空苑、顾影凄凉！今夕朕躬有意慰你，结个成双，你可能依得？”尉迟贞听说，越发粉颊通红，低头语道：“贱婢怎敢玷污圣上龙体？”隋主笑道：“朕躬却敢玷污了你的清白。”又指了灯上的烛花道：“今夕真是良辰，你看烛上花儿，结成多大！”话声未毕，一阵风来，竟吹灭了结花的烛儿。尉迟贞欲点明，隋主道：“不必了！室中的光明尽够，不在一烛的明灭。时已不早，你便侍朕入寝如何？”尉迟贞只是含笑不语。隋主如天色胆，借酒发作，竟拥了她入帏。隋主已是忘了不二色的枕上盟词，尉迟贞也忘了醋后雌威。两个人便宽衣解带，你贪我爱的成就了好事，各遂所欲。这时候在门外的两个小内侍，却由一个悄悄潜入，在纱窗上挖了一个小洞，偷窥了一回，便出外对那个做了个手势。便也各自去安息了。正是：

巫山已绕高唐梦，不许黄莺枝上啼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 半夜窥殿床空人去 凌晨薄苑玉碎花残

话说隋主杨坚和尉迟贞同圆了好梦，一宵易过，又是晓日窗帘。尉迟贞先醒了香梦，见时刻已经不早，隋主兀是睡得沉酣。她恐隋主误了早朝，又怕独孤皇后知悉，她便将隋主推了几推。隋主从梦中惊醒，见尉迟贞头发蓬松，远山添翠，小樱桃上的残脂，还是未尽。螭脐微侧，酥胸半露，一角桃红的兜胸，映着雪白香肌，一副睡后的艳态，好不叫隋主心醉。尉迟贞见隋主目不转睛地向她瞧着，回想到夜来的云情雨意，不禁潏起了两朵红云，直侵鬓脚。便娇滴滴地道：“圣上请起身了，时刻已是不早，贱婢先去准备盥洗去。”尉迟贞话毕，即披衣坐起，结束下床，一切准备舍齐，隋主却恋着香衾，依旧还没起床。尉迟贞又催促了数次，隋主懒洋洋的道：“你怎的这般性急！不让朕躬多睡一刻。”尉迟贞掩唇微笑道：“深恐娘娘知道。”隋主听了，也觉没错。真让

醋后起了疑心，倒是不妙。接着忽听得门外呼道：“圣上起身了！早朝已是……”隋主知是两个小内侍，不待他的话毕，进了早膳，隋主才一步捱一步地出了梅花别苑。尉迟贞随后送出，直待到隋主的辇车影儿不见。她也没精打彩地趲回里面，自去收拾一切，哪知近在眉睫的祸事，已是降临。

原来独孤皇后卧病后宫，她的醋心虽重，还防不到隋主在一夜的工夫，便忘了枕上的盟词，遽结新欢。因此倒也并未动疑。也是合当有事。独孤皇后有两个心腹的宫女：一个唤做轻云，一个唤菊儿，两个的面貌，生成一对丑相，生性甚狡恶。平日专替独孤皇后侦察他人的隐私，得了消息，便即报告独孤皇后，因此甚得独孤皇后宠信。所以昨晚隋主不回寝殿燕息，独孤并没有起疑。轻云和菊儿，却待独孤安睡后，她们两个便悄悄的来到寝殿上面，轻问值殿的侍卫，圣上可安睡了没有。值殿的侍卫，也知她们是独孤的心腹，便扮了个鬼脸道：“圣上不知被哪一个留住了。方才金贵和石璧两个小东西，鬼鬼祟祟地对我道：‘今天晚上，圣上是不回来了。’我问他们圣上在何处住宿，可恶的两个小东西却不肯直说，竟含糊着走了。”轻云和菊儿听了，精神立刻一振，各自笑了。暗使个眼色，一同退出了寝殿。便在走廊下站着。轻言扬眉狞笑了一声道：“男人家的心，真是最靠不住了！我们娘娘，才生得一天病，退寝在后宫，圣上已是勾搭上了哪一个淫贱货。究竟在哪儿，我们姊妹俩，终须探问个一明二白，才好去报告娘娘。”菊儿道：“那是极容易的一回事。若要水落石出，只须询问金贵、石璧两个小东西，不怕没有下落。”轻云道：“要是两个小东西不肯泄漏便怎样？”菊儿一撇嘴道：“你敢是昏了，他们有几个胆，敢在我们面前支吾！真敢道个不字，便扭他们到娘娘那里去才是了。只是两个小东西，此刻躲在什么地方？我们怎样的去询问？”轻云道：“这倒容易的，去问声内宫总监李公公，他们今天在哪儿承值，该何时落班，便知分晓。”菊儿点头道：“如此很好。我们径到李公公那里去好了。”

她们即兴冲冲地见了李公公，说明来意。李总监道：“金贵和石璧，在傍晚时分，随了圣上到仁寿宫玩去。直到此刻，还没有销差，不知道躲向哪里去了。”轻云和菊儿听说隋主上仁寿宫去的，便即告辞了李总监，抄过鸂鶒楼，从临芳殿转向仁寿宫，到了宫门跟首，问值门的内侍，可见过金贵、石璧没有。值门的道：“两个妹子，要找他们两个作甚？此刻他们，谅在梅花别苑门首，相对着打瞌睡。”轻云和菊儿，急匆匆地赶到梅花别苑门首，果见金贵和石璧相对着瞌睡。轻云便去推醒石璧，菊儿却去推醒金贵。他们两个人见了她们两个人，不禁着起慌来。没用的石璧，不待她们的询问，已急急地道：“两位姊姊，不干我的事，圣上和尉迟贞妹子宿在苑内，我早来要报告娘娘，却给金贵阻住了。”金贵见石璧全说了出来，忙抵赖道：“我原要报告给两位姊姊知道的，后来想了想，姊姊们的消息灵得很，也用不着我们献殷勤，终是瞒不了两位姊姊的，所以懒得走了。还望两位姊姊照顾了一些。娘娘面前，少说声儿，来生做双狗儿，替姊姊守门好了！”

轻云和菊儿，见他们两个这般没用，话又说得可怜。菊儿不禁笑了道：“也不用你推我、我推你的混话，只须从实的说给我们听。圣上和那个狐媚货儿，怎样会相见结合，便不干你们的事儿。娘娘面前，决不提起你们一个字可好。”金贵和石